

長劍相思

萧逸作品菁华专集之九

(上)

山东文艺出版社



长剑相思

(上)

萧逸作品菁华专集之九

③ - 44

I 7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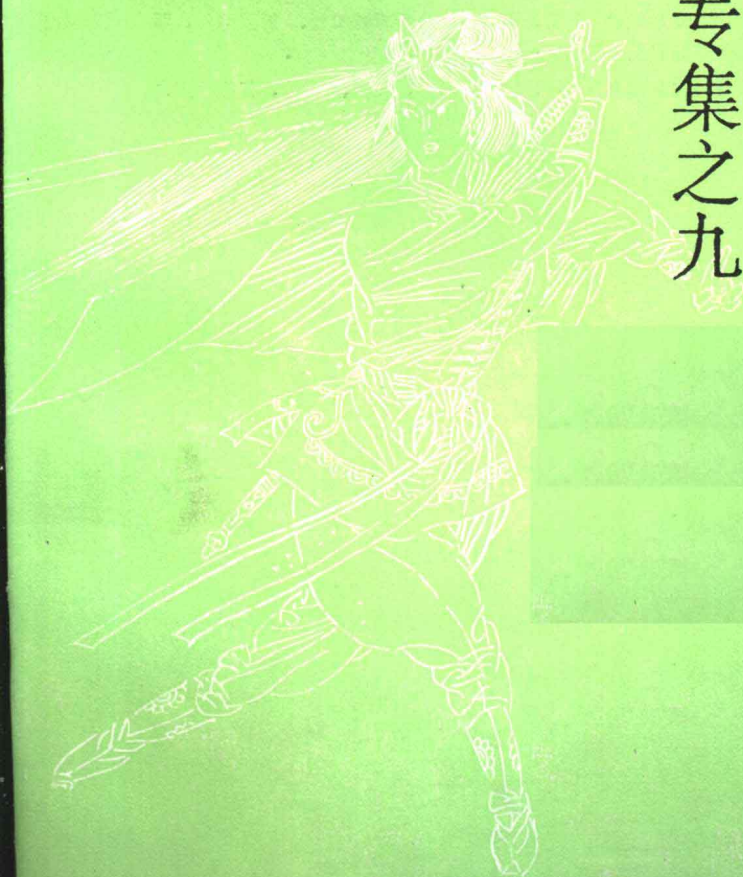
115.1-7

.1

I 712.4

115.1-7

.1



鲁新登字第3号

长剑相思

萧逸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34.125印张8插页757千字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29—0993—X

1·903(上、中、下册)定价23.20元

内 容 提 要

燕字门嫡传关雪羽隐居麦府，与麦小乔互生爱慕。麦府遭大盗金翅子灭门威胁之际，关雪羽拚死相救，钟情于关的雪山风姑娘亦赶来相助。关、麦、风之间，从此情海生波，几曲几折。

大旱之年，赈灾银两即是灾民的生命。关雪羽、麦小乔、出云和尚为护银，与金翅子、风七先生等劫银的各色人等几番争斗，九死一生。胜算在握的风七先生，为爱女风姑娘的一点痴情，以关雪羽到雪山为条件，放走了已到手的赈灾银。

关雪羽念念不忘麦小乔，虽对风姑娘的眷眷深情不无感动，仍然拒绝了风七先生的婚事，被困雪山。后得隐居雪山女侠卢幽传授旷世武功，才得杀下山去，与麦小乔劫后重逢。不料，麦小乔斩断情丝，皈依佛门，而痴情的风姑娘却迎着关雪羽走来……

本书为萧逸先生的力作之一，写人、写情、写侠、写武，都有独到之处。



萧逸先生摄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目 录

沈邱四恶老	肆虐临淮关	(1)
恶贼下素帖	索万两黄金	(19)
飞贼受挫折	蒙面人解围	(49)
暴敛猛如虎	盗匪四处起	(65)
巧织天星掌	慑服两剧盗	(92)
拔刀防巨寇	揭秘震群雄	(107)
高人夜造访	互相论金翅	(113)
老僧卜神课	佛偈动侠情	(141)
食肆遇娇凤	路途受袭击	(160)
身形如鬼魅	老金鸡呈威	(194)
金鸡呈淫威	追风侠受挫	(223)
黑指逞杀功	金羽能却敌	(247)
义士埋黄土	仁侠闯江湖	(283)
北帮众乞丐	大斗宁国府	(305)

沈邱四恶老 肆虐临淮关

火烘烘的太阳垂挂在西半边天上。

天是红的，地也是红的，好象是眼睛所能看见的一切，都沾着了“红”——红得每个人心里都发了“毛”。

地里的庄稼大半都枯死了，剩下还没死的，黄焦焦地搭拉着，放眼看过去，所见都是龟裂的田陌，赤地千里，竟然没有一丁儿的绿意！

“十足是荒年哪！”谢老九眯缝着两只大眼说：“天灾人祸，这一回八成是活不了啦！”

“哼！”麦七爷似乎不大得劲儿，连话都不愿多说：“活不了你不会刨个坑儿把自己活埋了……你死了还不是一块臭地，倒可惜了这身上的肉，白便宜了野狗！”

“哧！谁教你说的！”

谢老九自嘲地笑着，端起面前的茶碗“啞啞”地吸了两口，咂着嘴，才发现只剩下茶叶没水了：“他娘的……毛尖儿——毛尖！你小子……上茶呀！”

毛尖儿过来了——十六七岁大的小伙子，赤着膊，光着两只毛腿，人瘦肚子倒挺大，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手里提着白铜大水壶，壶是够大的，就是没有水。

“九爷您多包涵……”举了一下空壶，毛尖儿龇牙一笑，

下面的话可就省了。

“喝！”谢老九睁着大眼珠，叫道：“没水了？开茶馆的不卖茶，这倒是他娘的新鲜事儿，你小子得给我说说清楚，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样？”

麦七爷由躺椅上坐起来，接上了碴儿：“六十开外的年岁，小个头儿，瘦得象烧鸡！你还能怎么样？别他娘的不知足了。”麦七爷抖着早已汗透了的丝绸子小褂，露着两排肋骨：

“也不拿眼瞧瞧，这么大的四个字，你是没看见？”

早烟袋杆子连指带敲的这么一比划，谢老九才算是看见了，可不是吗？黄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四个大字——

“荒年歇市！”

“这……这……”姓谢的脸上怪不得劲儿的：“才贴上去的吧，怎么早先没有看见呢？”

“早就贴上去了！”毛尖儿陪着笑脸道：“只是几位老客人来了，不能不照应，七爷你多多包涵，早先五口井出水，这会子只剩下了一口，水还不足。”

大茶壶“哗楞楞”的摔得直响，小伙计齜着牙陪着笑，道：“掌柜的说了，三位的茶钱一概免收，算是小店的奉送，招待不周！”

“哪里话，你们李掌柜的太客气了，你下去吧！”

麦七爷挥挥手，毛尖儿哈着腰退了下去！

所谓的“三位”，自然还有一位。

麦七爷、谢老九情不自禁地都注意到了偌大的茶座上，可不光是这么两个人，除了麦、谢二位之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也不能算是外人，他们原是认识的——关先生。

认识他的人，都这么称呼他，姓“关”的只是随着第一批逃荒的人下来的，来了以后别的人走了，他却独个儿留了下来。

年纪轻，人长得体面，能诗擅文，听说还是个举子，大家伙一商量，认为人才难遇，这里正需要这么一个人，可就把他给留了下来。最近姓关的更在麦家祠堂大院里设了馆，名副其实地当起“先生”教起学来了。

有学问的人到哪里都受敬重，关先生也就无可无不可的在这里留了下来。

挽着白纺绸的汗褂，悬着右手，关先生正在写字，写的是一部《羯磨疏隋绿记》，蝇头小楷隶书体，一笔一划都不含糊，极见功夫！

这是答应附近石头岭“出云寺”出云和尚的一件善功，一卷手抄《羯磨疏隋绿记》足足写了一个月还没有完工，碰巧这茶馆主人李掌柜的是位笃信佛学的居士，时常往厅里走走，自然而然就跟这位关先生交成了朋友，所以没事的时候，关先生也喜欢往这里走走，麦七爷迈着他的八字步，走到了关先生座头，低头看了看他的经文，一时赞不绝口——

“嘿！还真有你的！这笔小字真比上皇帝的折子还工整，大热天，可真难为你了！”

“七爷你夸奖了。”关先生依旧在写他的字，“闲着也是闲着，写写字打发时间！”

麦七爷是麦家的帐房管事，麦家是“临淮”地方的首富。大概是沾着了一房远亲，所以他也姓麦，肚子里多少有些墨水，所谓惺惺相惜，对于关先生也就格外的敬佩。

“唉！这种天……哪！”麦七爷苦着那张黄脸道，“再早下去，大伙谁也挺不住了！”

“敢情——”

接话的是李掌柜的，黄胖黄胖的，摇着大芭蕉扇子由里面出来。

“七爷，不知您听说没有，颍州府那边更厉害，光饿死就有好几千，今天早上来的人说，小孩子都被杀吃了，人吃人啦——这是什么世界？”

麦七爷愣了一下，瞪着两只眼道：“怕就怕这个，到底是来了……”

谢老九也踱了过来，脸上吓得变了色：“这种事我听我爷爷说过，那一年也是咱们这地头上，说是人吃人，女人和小孩都不敢出门，草根树皮都拔光了……不过五六十年的光景，又来了，我看咱们这地方一定是闹旱魃了，得快请道士来念咒捉妖才行！”

“妖不妖的倒不去说了！”李掌柜的愁容满面地说道：“有时候人比妖还要厉害，谁要是把这几个祸害头子给除了就好了！”

“怎么？”麦七爷又是一呆：“掌柜的你是听见了什么风声？”

谢老九也吓傻了，忙道：“什么？你是说沈邱的那四位主子？可有了什么动静？”

“岂止是那四个，多啦——”

李掌柜的一个劲儿叹着气：“刚来的消息，顾家桥的王家叫人给拔了，上上下下四十多口子全被杀光了！”

“啊唷……”麦七爷失声大叫道：“你说的是王大人那一家子？那可是我们东家通家之好……谁？……是谁能有这个胆子呢？王家有的是能人，有钱又有势，怎么会……”

李掌柜的苦笑道：“详细情形我可是不知道，只知道不是沈邱那帮子人干的，说是老少两个人，南边下来的，可有真功夫！”

关先生正在写字，听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悬着腕子定了下来，也听上了。

麦七爷嘴张得老大，半天都闭不拢：“这……是从何说起？天灾……人祸……日子往后可怎么过？王大人是归乡的朝廷命官，居然都遭了难，还有什么人能免得了？老天……我就回去给我们东家好好商量商量……”

谢老九直着眼睛道：“麦大爷可是该出面了，火就要烧到眉毛了，再不想办法，大伙可都活不了啦！”

麦七爷可是说走就走，穿好了衣裳，铁青着脸，朝着李掌柜的、关先生拱了一下手，匆匆离开走了。

谢老九挤着一双火红眼，看着麦七爷离开的背影，摇摇头道：“临淮要是一闹，他麦家第一个保不住！首富嘛，不找他们找谁？”

李掌柜的挺了一下他的大肚子：“这话也难说，古人说得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天灾已经躲不过了，再加上闹人祸……嘿嘿！日子怎么过？”

谢老九摸着脖子又傻了：“这么说，咱们还是收拾收拾快跑吧！”

“跑？跑到哪里去？”李胖子苦笑着道：“卢州？蒙城？定远？比这里闹得还凶，人家还往这边跑呢！咱们有家有小的，你说往哪里跑？哼——只怕在半路上就叫人给捉住杀了？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吧！”

谢老九冷着脸道：“瞧你这么说，只好等死了？”

“一动不如一静，就乖乖地躲在这里吧！”

李掌柜的冷冷笑了一声，接下去说道：“照我说，麦家倒是不怕呢，倒是我们这些人才最叫人担心！”

“为什么？”

“这你还不知道？”李掌柜的扇了一下芭蕉扇子：“第一，他麦家有钱有势，官府护着他们，第二，麦大姑娘那一身本事，谁不知道？听说是在九华山学的武，他们家人又多，光护院把式就十来个，差一点的江湖强盗，谁敢去碰这个钉子？”

谢老九点着头道：“就是罗——所以咱们可全得仰仗麦家的大……”

说话的工夫，只听见外面传来一阵阵凌乱的脚步声，李、谢、关三个人情不自禁地向外望去。

龟裂的田陌上，正有大批的逃荒饥民，扶老携幼地缓缓向这边移动着，隔着一片旱田，瞧见有人攀上了道边的榆树，抢食着所剩下的半枯树叶，有人涌向早已经枯死的麦田里，抢抓着夭死的麦穗！

一个老婆婆狗也似地由麦田里窜出来，吹搓着手里的麦子，把半握黑色的麦粉，抹在道边可能是她孙子的小孩的嘴里——那小孩子看起来是那么的瘦小枯黄，光着屁股，全身没有四两肉，却拖着一个与他身材极不相衬的大肚皮！

到处都是“知了”的鸣叫声。

天是红的，地是红的！那样的一色朦胧，人的感觉便只剩下麻木与沉沦了！

×

×

×

关先生由麦家上房出来。

麦七爷送到门口，连连抱拳道：“多谢，多谢，要不是先

生帮忙，这些帐我三天也搞不清楚！我们老爷另有事情向先生请教，这就请花厅用茶吧！”

关先生微微一笑，抱拳告别了麦七爷，此时早有一个书童上前道：“关相公这边请！”

麦家是临淮关地方的首富，屋宅华丽巨大自不在话下。关先生随着这个书童一路穿厅过屋来到了后院花厅，中途见数十家奴正在跟随一名师傅习武，舞刀弄棍，叮当乱响，一副大敌当前的样子！

麦大爷官印玉阶，早年为官也不过只做到一个员外郎而已，由于祖上有点儿钱，不做官后仍能享受，儿子麦琪在四川做外官，这样，虽是居家赋闲，却也与官场脱不了关系！

关先生一脚迈进了后花园，麦玉阶已闻讯由花厅内迎了出来——

瘦削的身材，似乎还不到六十岁的年纪，这个年纪就引退，看来似乎是早了一点。

“关先生么？怠慢！怠慢！”

一面吩咐侍茶，一面把关先生迎进了花厅。

双方似乎是第一次见面，互道久仰，一番客套之后，麦玉阶便道：“听说关先生在这里设馆，早就想去拜会，实在是忙！这些日子，地方上又不平静，所以也就很少出门！”

关先生点点头，未置一词。

“今天请先生来，全系老七的推荐，除了请先生帮忙料理一下帐务之外，主要还是想借重一下先生的高才……”

“麦先生有事就请直说吧，在下当量力而为！”

“好！”麦玉阶竖起了两根手指头：“两件事，第一件因知道先生高才，最近地方上不太平，你是知道的，想请教一下

防守之道！”

不等对方答话，麦大爷又说出了另一件：“第二件，我有一个练武的女儿，大概关先生你是听说过了！”

关先生微微点头，表示听说过了。

麦玉阶微微一笑：“这个丫头最是让我头疼，她由九华山回来也有两三个月了，女孩子家不喜欢针线女红，一天到晚拿刀动剑的，总不是个办法！”

关先生一笑道：“令媛得自异人传授，一定武技杰出远近知名，也是难能可贵了！”

麦玉阶叹息一声，摇摇头道：“这就是最让我担心的事，老弟让你见笑了，咱们到底是诗书传家呀。当然，话说回来，逢着今天这个年头，学点武倒也不是坏事，只是——到底不能把文事给废了呀！”

这才言归正传：“先生你的文采我久仰了，如果不嫌弃，我想请先生即日就搬过来，到我这里住下来，以后好好教教我这个顽皮的女儿，就两件事，还要请先生你破格答应才好！”

关先生道：“老先生言重了，在下虽念过几天书，粗通文事，但比之老先生仕优而宦，相去实在太远，还谈不上什么安邦之计。这第一件，老先生以保家卫乡之事见询，我就惭愧帮不上什么忙！”

麦玉阶叹了一口气道：“这也罢了，至于教小女读书的事情，你也就不必再推辞了！”

“这件事在下就更为难了！”关先生道：“在下承贵地仕绅推重，以子弟相托，如果应先生之请，来府上为令媛伴读，势将要辞去馆务，数十学子将为此荒废学业，在下便为人话柄矣！”

麦玉阶怔了一下，脸上微现不悦道：“这么说，关先生你是不肯屈就的了？”

关先生站起来一揖道：“老先生海涵，非在下不为，实不能也！”

麦玉阶淡淡地道：“只是我已经与小女说好了，难得她肯回心转意，愿意从你读书，这么一来岂非……”

关先生微微一笑道：“府上贤士甚多，在下仅区区一介寒儒而已，再者萍飘之身，不日或将远去，为此耽误了令媛的功课反倒不好，老先生万请见谅，勿罪才好！”

麦玉阶呆了一阵，遂苦笑道：“人各有志，岂能相强。既然关先生这么说，这两件事就作罢吧！还没请教先生大名是——？”

“雪羽。”关先生站起来躬身告辞，遂即转身步出。

麦玉阶低低念着“关雪羽”这三个字，未免有些怅惘，凭他的名望和身份，居然也有办不通事情的时候，倒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

关雪羽告辞了主人，离开花厅，方自穿过了眼前这片花园，忽然人声喧扬，眼看着一枚碗口大小的链子锤，拖着长长的一截锁链，直向他当头飞了过来。

说时迟，那时快！

关先生猝然警觉之时，那只流星锤已距离头上不足三尺，莫说是被这只流星锤砸着活不成，就是被锤上丈许来长的那截链子沾着也不是玩的。

关先生猝惊之下，右腿向外快踏一步，不容他有所施展，却有一人已极其轻快地闪身来到了他的跟前。

身到，人到！人到，手到！

“噢！”一掌已按在了关雪羽的右肩膀上。

随着这人的一声娇叱道：“闪开！”掌势向前一吐，关雪羽的身子“哧！”地给冲出了八尺开外。

似乎是来了个凌空筋斗，鹰飞兔滚也似的，一个滚翻已出去了丈许开外。

不知是这一掌的劲儿巧，还是关雪羽的身法妙，总之他这一翻确是美极了，身上寸肤未伤，甚至于衣服都没有沾着半点泥沙。

——眼前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

高挑的个头，细细的腰，眼睛是出奇的亮，又圆又大，直直的瞅着他，脸上似有余悸，更有几分娇嗔——一只手掂着流星锤，另一只手叉在腰上，想骂人却嘴下留情，模样儿透着可爱，看上去大概也就是十八九岁！

不知是谁先叫的好，四下里跟着都起了哄！

练武的人都跑了过来，都道是麦大小姐好本事，关相公命大，七嘴八舌的诉说着，没留意当事人的两个人都一声不吭地各自走了！

×

×

×

临淮关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太平的地方了。

四面八方的灾民一拨接一拨地涌过来，大街小巷、客栈、饭店，甚至于道观庙宇，只要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甚至于有人露宿街头，衣衫褴褛，疮痍满目，令人为之触目惊心！

事实上临淮关本身也在闹饥旱，一连三年的歉收，俟到今天，早已是精疲力尽，正所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再也没力量救济别人了。

有天灾必有人祸，这象是铁的定律，临淮关也不例外！

用一夕数惊来形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并不过份！数一数也会令人胆战心惊。

“桐油大王”丁大年是第一个身遭不幸的人，一家八口无一幸免，全死在刀口之下，家财荡然无存，加上了一把无情之火，只烧得片瓦无存。

紧接着是“五福林”饭庄子的老板常三春，这一家子的遭遇奇惨，上上下下二十四口人，仆役厨杂，被杀了个精光。这年头也许再也没有比放火更容易的事了，常家也不例外，象丁家一样，也遭一把火，死了的二十四口人，连棺材钱也都省了，来了个“火葬”，干净利落得很！

以上几件事接连发生之后，全城震惊，众相奔告，惶恐终日，余悸未去的当儿，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新闻大事。

有两淮第一钱庄之称的“正通实银号”忽然遭了难，银号被洗劫一空，远近千里内外的大批存款现银，全数本利无归。

银号主人包正通和他的三房妻妾惨被杀害，包正通本人被大卸八块，尸悬于钱庄正门，路人围睹，门庭若市，这个案子牵动官府，已惊动了省方，于是以“金刀震九州”阮大元为首的皖省名捕头大人，连夜快马来到了临淮！上面交待，本案务必于半月之内破案，解押元凶正犯归案！

阮大元受命之后，连夜召集了手下精锐三人，快马来到了临淮，脱下了号衣，摇身一变为寻常百姓，下榻在北郊的“醒春居”客栈！

生平经手的案子何止数百，却没有任何一件比眼前这个案子更感觉棘手，阮大元第一次心生寒意，对“破案”这档子事